



在我的經驗裡，除了說謊成癖者外，最忘恩負義、最難應付的病人，就是知識分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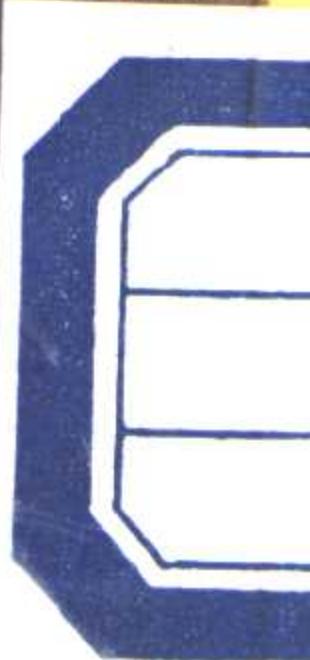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心理學家 榮格

所謂的知識分子

Intellectuals

保羅·約翰遜（Paul Johnson）著 楊正潤等 譯

文化評論家 南方朔 導讀 · 政治評論家 卜大中 推薦序
趙少康、蔡康永 特別推薦



所謂的知識分子

Intellectuals

本書所收錄的人物多是讀者耳熟能詳、影響歷史進程的西方思想家和作家，如盧梭、雪萊、馬克思、易卜生、托爾斯泰、海明威、布萊希特、羅素、沙特等，以及讀者未必熟悉，但也是深具影響力的人物，如英國出版家高蘭茨、美國作家威爾森、好萊塢劇作家海爾曼等。

作者抽絲剝繭，將這些知識分子放在聚光燈下探照，現出他們的表裡不一、利慾薰心、欺世盜名、愛慕虛榮，以及眼花撩亂的兩性關係、錯綜複雜的親友問題。他們總是居高臨下指導別人，私下的生活卻自相矛盾。

盧梭自稱生來是為了愛，其實他最忘恩負義，對一再襄助他的養母兼情婦華倫夫人袖手旁觀，任她貧病而死；他一面鼓吹兒童教育，一面卻把五個親生孩子送進棄嬰收容所。雪萊的愛像火焰，經常灼傷靠近他的人，他在性關係上的混亂，令人瞠乎其後。托爾斯泰大談博愛，其實從沒愛過具體的人，他自認是上帝的兄長，結果卻把自己的家庭帶入荒野。沙特、羅素、布萊希特、海明威等人，利用名家的地位，誘惑眾多女性，有的組成「後宮」，有的「追逐每一個穿裙子的人」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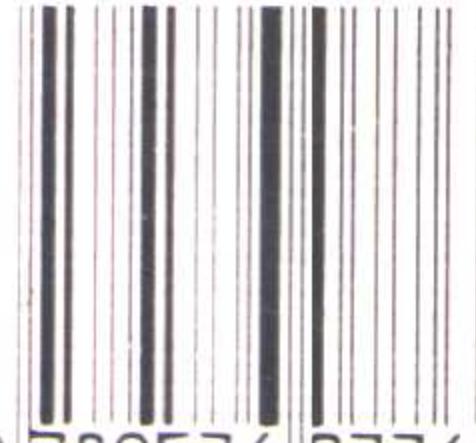
約翰遜就像一位「道德偵探」，仔細清掃歷史的塵埃，重新檢視這些知識分子頭上的光環，並語重心長的說：「任何時候我們必須牢記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：人比概念更重要，人必須處於第一位，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。」

ISBN 957-607-764-8 12-0208+00

集成圖書

TEL: 23886172

\$ 67.00



9 789576 077647



所謂的知識分子

Intellectuals

保羅·約翰遜 (Paul Johnson) 著
楊正潤等 譯

歷史 Historia 011

所謂的知識分子

作 者／保羅·約翰遜 (Paul Johnson)

譯 者／楊正潤、施敏、孟冰純、趙育春、林志懋

發 行 人／簡志忠

資深主編／林秀禎

主 編／黃暉勝

出 版 者／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／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

電 話／(02) 2570-3939

傳 真／(02) 2570-3636

郵撥帳號／19423061 細究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／黃暉勝

美術編輯／王祥樺

校 對／譚寶璇

排 版／莊寶鈴

法律顧問／蕭雄淋律師

印 刷／祥峯印刷廠

2002年3月 初版

2002年4月3刷

Intellectuals

Copyright © 1988 by Paul Johnson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2 by The Eurasian Publishing Group (imprint:
Athena Press)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

作者簡介

保羅·約翰遜 (Paul Johnson)

1928年生，牛津大學麥格德林學院畢業。英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者，美國《時代雜誌》票選2000年100大人物。上尉軍階退伍之後，在巴黎擔任《真相》月刊 (Realités) 助理編輯。1955至1970年間任職英國《新政治家》雜誌。

他曾為全球最著名的報紙及雜誌寫稿，到過五大洲採訪新聞，替報社及電視專訪過各國總統及總理，也在大學與企業開班授課。閒暇期間，喜歡畫畫及爬山。

著作等身，包括《猶太人史》、《當代》、《英國人民史》等，其中最有名、爭議也最多的就是這本《所謂的知識分子》。

譯者簡介

楊正潤

南京大學教授，翻譯第2、11、12、13章。

施敏、孟冰純、趙育春

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，分別翻譯第1、6、8章，第7、9、10章及第4、5章。

林志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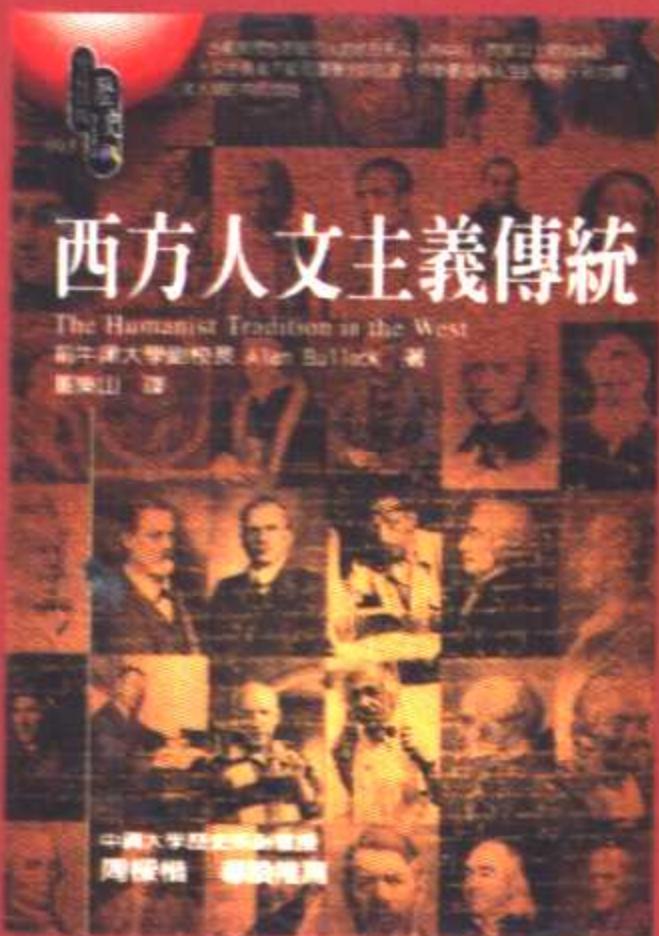
台大哲學系畢業，翻譯第3章。

責任編輯／黃暉勝 封面設計／王祥樺

西方人文主義傳統

亞倫·布洛克 著◎董樂山 譯◎定價：330元

- ★ 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周樸楷 導讀推薦
- ★ 台大、中興大學歷史系及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
暑期中學教師進修班 推薦用書
- ★ 中央日報精選好書



「人文主義」是西方文明發展最重要的基調，但定義莫衷一是，究竟真相如何？又該如何解讀？

人文主義者重在使哲學成為人生的學校，致力解決人類的共同問題。本書為影響廣泛的西方文明尋找貼切的歷史解釋，是一本精闢詳盡的入門書。作者的目的不在為專家而作，而是為那些有心了解歷史的過去，以及將眼界放在未來的讀者而寫。

愛爾蘭人如何拯救文明

——影響深遠的英雄傳奇故事

湯瑪斯·高希爾 著◎曾蕙蘭 譯◎定價：260元

- ★ 已譯成16國語文，風行全球，雄踞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榜78週，全美銷售115萬冊以上
- ★ 誠品選書



這是第一本深入探索愛爾蘭對歐洲文明所作貢獻的書。當羅馬帝國衰亡，這批愛爾蘭人不只保住了拉丁文學的命脈，也開創了方言文學的先河。當伊斯蘭世界開始在中古時期擴大版圖時，沒有愛爾蘭人的貢獻，西方基督文明

恐怕無力阻擋伊斯蘭文明的入侵。這些愛爾蘭人在客居的海灣和山谷中重建了文明，為枯槁的歐洲文化注入了新生命，使往後的歐洲文明得以傳播開來。



所謂的知識分子

Intellectuals

保羅·約翰遜 (Paul Johnson) 著
楊正潤等 譯



C · O · N · T · E · N · T · S

推薦序：知識分子的道德貧困

卜大中

導讀：從污名化裡找回利齒

南方朔

1 盧梭——無時不在枷鎖中的瘋子

卜大中

2 雪萊——沉醉在性愛派對中的浪漫詩人

卜大中

3 馬克思——披上科學外衣的詩人革命家

卜大中

4 易卜生——把勳章當珠寶戴的劇作家

卜大中

5 托爾斯泰——自認是上帝兄長的沒落貴族

卜大中

6 海明威——帶著威士忌的大師與騙子

卜大中

7 布萊希特——刻意雕琢形象的冷血作家

卜大中

2	2	1	1	0	0	0
6	1	6	8	5	0	5
3	1	5	7	3	9	5



C · O · N · T · E · N · T · S

13 12 11 10 9 8

- 羅素——最愛惡作劇的哲學家
沙特——專研女生內衣的哲學老師
威爾森——因為懺悔所以可貴
高蘭茨——被良心折磨的出版家
海爾曼——除了謊言還是謊言的好萊塢編劇
理性的逃亡

4 4 3 4 1 9 3 9 3 3 7 1 3 3 5 2 9 5

知識分子的道德貧困

政治評論家 卜大中

看過法哲阿弘（Raymond Aron）在《知識分子的鴉片》一書中痛責冷戰時代美蘇兩國知識分子「陷溺在一種跟國家合一的制度裡」、所謂「擬似的同一性」；再看薩依德在《知識分子論》一書揭露「從事批評和維持批判立場是知識分子生命的重大面向」，並要求知識分子具備「雙重視角」；又看傅柯強調知識分子必須站在主體位置獨立思考之後；再讀這本《所謂的知識分子》，會不由得有如五雷轟頂。原來，正是這些「大知識分子們根據他們自以為是的獨立思考的結論，給周圍甚至世界不少人們造成苦難。更糟的是，原來這麼多頂著歷史光環的聖賢智者，人格竟是如此卑劣下作。

保羅·約翰遜引經據典地解剖了那些吾人心中的完人和大哲，包括盧梭、雪萊、馬克思、易卜生、托爾斯泰、海明威、羅素、沙特、喬姆斯基等人，發現他們虛偽、虛榮、傲慢、自私、易怒、貪婪、吝嗇、刻薄、粗暴、好色、偏執、頑固、說謊、自我中心、極度自戀、忘恩負義、言行不一、表裡不一、雙重標準、自欺欺人……幾乎人類所有的惡行劣跡全在他們身上出現。可是他們卻宣稱自己愛人類，宣稱他們要改造人類社會、造就幸福的烏托邦……。

本書作者用五項標準檢驗這些「知識分子」：道德、對周圍親友的態度、對自己理念實踐的行動力、表裡一致的誠實，以及他認為最「關鍵」的問題——知識分子對暴力的態度。

結果，那些大哲沒一個考試及格。公、私德部分一塌糊塗已不必多說，對自己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朋友、隨從、情人、傭人不只是冷漠刻薄，簡直是冷酷冷血。至於對自己理念的實踐，不是做不到甚至反其道而行，就是剛愎自用，自以為是的偏執到底以致生靈受害而不顧。而表裡是否一致、是否誠信，就更是不堪聞問。最「關鍵」的暴力問題更令人失望，大師們個個口口聲聲和平博愛，卻為了實現自己的理念，無視於或甚至縱容鼓動暴力。馬克思不必說了；沙特、羅素、高蘭茨、海爾曼、喬姆斯基，都先後一度美化或合理化希特勒、史達林、波布的大屠殺，而後來令他們狼狽尷尬，名譽掃地應算是現世報。這讓我想起台灣一些所謂知識分子的大師、名嘴、名流者，爲了實現中國統一的抽象理念，竟硬要合理化連中共都羞於強辯的七千萬中國人非自然死亡——包括天安門屠殺——的史實。

中國儒家講究士大夫要內聖外王、言行合一，但大儒朱熹卻刑求官妓嚴幼芳以公報私仇，又迷信風水挖了別人的墓來葬母，而且不讓母親生前吃到好米，自己還娶兩個尼姑爲妾。此外，陸游、海瑞、米芾這些「士」也都有不少惡行劣跡。可見古今中外的知識分子都有相同的「道德貧困」。

在這本饒富趣味的書中指出，每個被作者點名的知識分子都在言行上背叛自己。「他們在自己所欲攀附之權貴人士的圈子裡通常毫無批判能力，只是一味附和。因此他們非常危險……我們必須牢記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……人比概念更重要，人必須處在第一位。」

試圖以抽象概念改造社會和高道德標準的吃人禮教，已造成人們大量的苦難，因此檢驗知識分子是不是謀殺犯變得非常重要。作者雖是保守主義者，卻用功至勤地搜集大量資料讓這些知識分子「現出原形」。本書的貢獻即在對知識分子「除魅」，並使凡夫俗子清醒，不再跟著「吹笛人」走向毀滅。知識分子云乎哉，必須施予嚴厲的監督檢驗才行。

從污名化裡找回利齒

文化評論家 南方朔

有些書，如果沒有先看導讀，就最好不要讀下去。對這樣的書，導讀是「批判式閱讀」和「創造式閱讀」的先決條件。

由英國保守派機關刊物《新政治家》主編、知名歷史家保羅·約翰遜所寫的這本《所謂的知識分子》，即是這樣的一本著作。在他的筆下，曾對現代文明有過巨大貢獻的十餘位傑出知識分子，他們的思想與事功都被完全略而不提，而卻徹底著墨於他們的生活。於是，這些思想人物一個個都成了貪財、愛名、寡情、自私、性關係錯亂的卑瑣角色。在他似真還假、但無疑花了許多功夫搜尋資料的著作裡，「知識分子」這個稱號已遭受到嚴重的「污名化」攻擊。面對這本十分八卦、但也不得不承認非常好看的著作，思慮周密的人就會追究下去；這本著作之立意何在？它的時代背景是什麼？而它又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？當我們有了這樣的疑問，就已走出了「批判式閱讀」的第一步。

而研究英美近代「反知識分子論」(Anti-intellectualism) 的人都知道，這本著作並非孤立的出

版事件，它乃是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出現的有關「知識分子」角色論爭裡重要的一環。

眾所周知，具有現代意義的「知識分子」，狹義而言，乃以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發生於法國的「德雷福斯事件」（Dreyfus Affair）為其濫觴。一整代的法國知識分子聯合起來為公平正義而與當朝者相抗衡。但就廣義而言，「知識分子」的歷史當然沒有這麼短暫。從啟蒙時代以降，「知識分子」就以普遍化的良心與理性代言人身分出現。他們以願景勾勒未來，推動時代前行。而在英國，過去兩百年裡，「進步知識分子」和「保守知識分子」間即一直處於一種長期的緊張狀態中。由於英國「進步知識分子」始終以工黨和工黨的周邊組織為基地，進步與保守間的攻伐，使得「保守知識分子」在戰術上出現了一種獨特的傳統，那就是以犬儒式的態度，對「知識分子」的生活行為展開抨擊。這種情況在第二次大戰後始終未曾間斷。

而據兩名英國學者詹寧斯（Jeremy Jennings）和坎普——威奇（Anthony Kemp-Welch）所編的近著《政治中的知識分子：從德雷福斯事件到盧布迪》一書所述，這種情況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出了一個引爆點，那就是從七〇年代後期開始掌權的保守黨柴契爾夫人，由於「進步知識分子」不滿她的種種作為，一九八五年牛津大學在教授們投票後，決定取消原擬頒授給她的榮譽學位。這是重大的導火線，加上其他問題，親保守黨的倫敦經濟學院、劍橋和牛津教授，以及保守派刊物如《旁觀者週刊》和《週日電訊報》、《新政治家》等，遂開始了攻擊。這本《所謂的知識分子》於一九八八年出版，即是這場論爭的產物。除了這本著作外，牛津的保守教授凱瑞（John Carey）於一九九二年出版《知識分子與群眾》，對蕭伯納、威爾斯（H. G. Wells）、維琴尼亞·吳爾夫（Virginia

Woolf)、勞倫斯 (D. H. Lawrence)、福斯特 (E. M. Foster) 等展開抨擊，也是保守派這方的力作。一九九二年英國親自由派的 BBC，特邀後殖民先驅薩依德 (Edward Said) 至倫敦，做了一系列專談「知識分子」角色的演講，即是「進步知識分子」這邊的主要回應。由這樣的脈絡，這本《所謂的知識分子》為何要如此寫，意義就很清楚了。

而可能更值得注意的，乃是英美一體。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引發的這場論爭，勢不可免地延燒到美國，加上一九八九年起東歐及蘇聯瓦解，對整個西方的知識界造成極大的衝擊，這些因素的相互激盪，遂使得這場有關「知識分子」角色的論爭一直在持續中，縱使到了現在，也仍然未曾停止。後續的發展甚至已超越了狹義的「知識分子」角色這個課題，而更深入到檢討當代思想趨勢這個新的方向。

在當代有關「知識分子」角色這場論爭裡，現任洛杉磯加州大學教授的雅可比 (Russell Jacoby) 乃是不容忽視的總論型人物，他先後有過《最後的知識分子們》及《烏托邦的終結》等著作。在這些著作裡他指出，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全球教育體系擴張，原本散在民間以先民立命的「知識分子」，即開始被體制所收編。「良心知識分子」開始退位，「政策取向的知識分子」則在專業化的名目下，成為新的主流。他們不再對政治或社會的任何事務提出不同的願景，而只會從事各種瑣碎小事的思考與鑽研。其甚者，乃是在學院也日益模擬企業的情況下，大家忙著找題目領補助，忙著旅行演講和上電視做秀。這種情況就像是法國著名「反叛知識分子」德勃艾 (Regis Debray) 所說的，從一九六〇年代後，「知識分子」已越來越和「名流」同義。而這種情況隨著東歐及蘇聯的瓦